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七十三

南菁書院

毛詩後箋二十六

涇胡承琪墨莊著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

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箋云成洛邑居攝五年時稽古編曰康成據書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合之召洛二誥書序知洛邑之成亦在五年而六年朝諸侯與明堂位所言爲一事東萊非之而據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以爲成洛邑在七年不在五年又謂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與清廟祀文王爲一事按洛誥所謂七年乃總計周公居攝之年所謂烝祭乃爲封魯

而祭非爲成洛而祭又兼祭文武非專祭文王東萊引以爲據
恐與序未必合承琪案東萊說本李解近戴氏詩考正亦據洛
誥以爲是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
詩王氏經義述聞從之謂不顯不承卽丕顯丕承爲兼祭文武
之證承琪謂逸周書明堂解亦云周公攝政六年會方國諸侯
于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然則五年成洛邑六年朝諸侯正
與此序相合至以清廟爲祀文王則王褒蔡邕皆同序義尙書
大傳曰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故周公升歌文王之
功烈德澤苟詩正義作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此

爲清廟祀文王之確證其洛誥傳云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
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

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倂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此則近於洛誥所稱兼祭文武者與清廟祀文王迥然爲二經義述聞合此二條謂漢初言清廟者亦有旣成洛邑兼祭文武之說非也

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釋文引杜預云清廟肅然清靜之稱也正義引賈逵左傳注肅然清靜謂之清廟又引書傳說清廟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故鄭不從賈說承琪案尙書大傳明云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故欲其清靜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此正以清靜爲義

孔自讀書傳不審耳左傳清廟茅屋自非專指文王之廟漢書

韋元成曰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蔡邕曰令論取其

宗祀之貌曰清廟是諸儒解誼皆同賈說似勝於鄭

援鵠堂筆記曰戰國

策清于鬣言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亦可見清廟通稱不專爲象文王之德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傳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也箋云

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

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正義曰其禮儀敬且和者謂周

公祭祀能敬和也知顯相是諸侯者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則顯相是諸侯可知承琪案正義又引尙書大傳云肅雝顯相

注云四方敬和明德來助祭以敬和爲諸侯者義得兩通然如

箋說則肅雝屬周公顯相又屬諸侯一句之中文義乖隔當以

鄭注大傳爲正范氏補傳曰文王在宮廟曰肅雝顯相在清廟亦曰肅雝所謂秉文之德也

駿奔走在廟傳駿長也箋云駿大也諸侯與眾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正義曰此奔走在廟非惟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故曰長也又申鄭云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逆探後世不宜以駿爲長禮記大傳亦云駿

案今大傳作逡

奔走注

駿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承琪案傳以駿爲長對下無射言之不厭是長久之事故知傳勝於箋

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傳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箋云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此傳以不顯

不承爲文王之德箋則指助祭者正義右箋承琪案詩頌文王當是美文之德禮記大傳引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注以不顯不承爲文王之德彼疏謂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不同然下篇卽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則不顯不承爲美文王故當以傳義爲優也

顧氏詩本音云清廟一章無韻維天之命或可以命純收篤爲韻朱子曰周頌多不協韻疑自有和聲相協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卽和聲也孔氏詩聲類曰周頌韻法與風雅稍異後人多不能讀開首清廟一篇遽謂之無韻今以古音校之上半章首二句不入韻而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相爲韻下半章中二句不用韻而對越在天無射於人首尾相爲韻德古

音置故可與士協本經嘉樂君子顯顯令德非韻之灼然者乎
又云維天之命篇篤與收韻篤與竺築等字俱諧竹聲竹古蓋
讀如呪又云維清典與禋韻新臺正義曰腆與殄古今字故儀
禮注腆古文作殄据此則從典之字讀當與殄同承琪案孔說
皆是也

維天之命

序云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
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大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
制禮作樂承琪案此箋實本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
極而美周之禮也一語大平之事孰有大于禮樂者以周禮爲
天命之精致大平之具此實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孟仲子所親

受於孟子者毛公去古最近故首引此說鄭君明於授受源流所以暢申其義後儒或謂詩中未見告大平意或謂天命無極不應徒以制禮當之皆迂論也

於穆不已正義曰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鄭同也承琪案孟仲子曰天命無極無極卽不已之義其稱詩不似者說文曰從反已似从人已聲故以已似三字古通廣雅已似也斯干箋云似讀如已午之已皆以字同故雖異讀而無異義孔疏謂文無不似之義蓋疑不似乃別有解說誤矣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傳假嘉溢慎收聚也箋云溢盈溢之言也

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正義曰易傳者

以下句卽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爲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爲

密承琪案假左傳

襄二
十七

作何說文作譏溢左傳作恤說文作謚

引見
廣韻

譏說文訓嘉善也與毛合蓋譏者正字假者借字何則聲

之誤也爾雅溢慎謚皆訓靜溢又訓慎尙書維刑之恤今文作

謚是溢謚恤古字通說文引詩溢爲正字恤溢皆借字也至毛

公訓溢爲慎者謂以嘉美之道戒慎我子孫

詩言及子孫多云
戒慎螽斯宜爾子

孫繩繩兮傳繩繩戒慎也
抑子孫繩繩箋云戒也

子孫因而收聚之以制爲法度正所

以繩其祖武也兩句文義亦未始非上下相承耳鄭箋近於望

文生義釋文謂王肅及崔申毛又以慎爲順然爾雅溢訓慎不

訓順王崔所據毛詩殆字誤歟

曾孫篤之傳成王能厚行之也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
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釋
文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之也按勘記曰
正義本與釋文一本同今考此傳但云能厚之箋始云能厚行
之一本有行字者涉箋而衍耳當以釋文本爲長承琪案信南
山傳以曾孫爲成王彼疏以爲成王繼文武之後爲太平之主
故詩人特異其號此則不必泥於對曾祖始稱曾孫如曲禮天
子外事稱嗣王某諸侯外事稱曾孫某是曾孫猶言嗣孫故左
傳蒯聵告文王康叔稱曾孫而此詩成王告文王亦稱曾孫毛
云成王能厚之者謂成王能大順文王之意以厚其子孫箋申
傳意更推及後王而曰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蓋亦以曾孫

爲成王正義謂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之法當通之後王故以箋爲易傳非也

維清

序云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爲

此歌焉承琪案象爲文王之樂舞見於左傳賈服二注皆同

史見

記集解及本詩正義

鄭謂武王所制者墨子三辨篇云武王勝殷殺紂環

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此可見文王樂名象故武王大武亦名象矣惟武王之

作象舞所以象文王之武功其時似但有舞耳考古人制樂聲容固宜兼備然亦有徒歌徒舞者三百篇皆可歌不必皆有舞左傳季札觀樂見舞韶夏濩武卽能分別其德政必是但觀其容未聞其曲所以爲聰明才博若如左疏謂舞時堂上歌其舞曲則已明知爲何代之舞而作此讚歎不足爲異矣知此則武王制象舞時殆未必有詩成王周公乃作維清以爲象舞之節歌以奏之故序云維清奏象舞周禮樂師賈疏謂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者是也此疏謂詩人覩奏象舞於廟乃述爲此歌則豈象舞又別有曲而維清非象舞之樂章邪誤矣至周頌序言奏者惟此及武序云奏大武也可見頌篇惟此二詩有歌有舞維清象文王之武功武象武王之武功故其樂皆名象武序不

言象者正義云序者於維清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若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言升歌清廟下管象鄭注概以象爲周頌之武然記文管象之下又別云舞大舞武大夏則所謂下管象者非大武之詩當卽此文王之象詩疏推鄭意以禮記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若象是維清則與清廟皆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然嚴緝云古樂歌者在上下以管奏者皆曰下管春官大師帥瞽登歌下管播樂器益稷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承琪謂周禮小師亦云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是下管

爲奏樂之一節本不專爲舞曲而作仲尼燕居云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然則管象者謂以管吹維清之詩如儀禮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耳其奏象舞則亦以管吹維清以爲之節記言管象者是以維清爲管詩如小雅之笙詩序言奏象舞者是卽以維清爲舞曲矣若仲尼燕居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亦當以象爲文王之樂與上升堂歌清廟對曰武曰夏卽所謂朱千玉賦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者鄭注亦以象爲大武非是

詩序辨說謂詩中未見象武之意故泛指爲祭文王之詩不知維清之奏象舞卽禮記下管象一語可以斷之周頌清廟三篇與國風二雅之首各三篇者相同儀禮歌關雎葛覃卷耳歌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國語歌文王大明縣又左傳歌鹿鳴之三歌
文王之三此風雅之首三篇連奏者也他如金奏肆夏之三工
歌蓼蕭之三鵲巢之三笙奏南陔之三由庚之三是古者歌詩
必三篇連奏凡正風正雅列在樂章者皆然然則禮記每言升
歌必言下管象自是周頌開章三篇連奏之義不言維天之命
者舉首尾以該中間但清廟以瑟歌於堂上維天之命維清二
篇其歌之亦必在堂上獨言下管象者以維清又爲象舞之曲
或不歌而管則在堂下耳

肇禋傳肇始禋祀也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
禋祀祀昊天上帝稽古編曰維清篇惟鄭氏釋之最明而後儒
莫用者因祭天枝伐之說出於緯書耳旣以祭天非文王事勢

必以肇禋屬之成王然迄用有成維周之禎正指文王之典而中隔肇禋文義不續故朱子疑經有闕文則何如仍以肇禋屬文王文順而義貫也承珙案此肇禋與生民肇祀正同彼傳謂后稷始歸郊祀則此傳肇始禋祀亦當指文王言後儒以文王三分服事不應祀天爲疑則禋祀不過指出師類禡之事古者征伐無道因事告神不必定是祭天詩意謂文王始行禋祀有此武功以至于今永清大定聿觀厥成則文王之典試足爲周家之吉祥矣如此則文義一貫不必疑有闕文若以肇禋爲宗祀文王之始則與迄用有成不相承接矣

維周之禎傳禎祥也釋文祺音其祥也爾雅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崔本同正義曰祺祥釋言文舍人曰祺福之祥某氏曰

詩云維周之祺定本集注祺字作禎經義雜記曰案爾雅祺祥也祺吉也釋文祺音其下同是爾雅無有作禎者當從正義釋文本方與雅訓合唐石經作禎故今本多作禎蓋卽唐之定本據崔靈恩集注也說文禎祥也崔蓋本此今注疏本作禎則非段懋堂云作禎者恐是改易取韻承琪案崔靈恩所據者是毛詩古本作禎徐邈所云作禎之本亦當是毛詩也正義引某氏稱詩維周之祺考爾雅某氏注引詩如妃嬀也引天立厥妃亶厚也引俾爾亶厚呶息也引民之攸呶之類皆與毛異字蓋多出於三家此詩亦或三家作祺毛詩自作禎耳未必由崔注改易取韻也

烈文